

红薯地

□ 孔得力

“红薯便宜了，十块钱一袋。”路边停了辆卖红薯的小货车，一个穿军绿色大衣的中年人站在货车前正给红薯装袋，袋口的绑绳上还系着标签。看着红薯，我的思绪回到了老家的北山坡。这个坡上曾经有一小块红薯地，是祖父费尽千辛万苦在荆棘丛生的山坡上开垦出来的。许多年后的今天，已经看不出红薯地的样子了，只有满坡的荒草。

别家种红薯，都是在玉米地头或者自家门口的沟坡边，见缝插针似的种上几垄，可祖父却跑到山上开荒。有人笑着说祖父瞎忙活，祖父却一本正经地反驳：“你懂什么，那里的土壤好，结出的红薯又大又甜。”他边说边用手比画着红薯的个头，仿佛手里正握着刚收获的大红薯。他还说，那块地本来是队里的花生地，后来发大水毁了路，地就荒了，把它开垦出来种红薯正合适。

我实在不懂他说的“合适”是哪里合适。那块地位于半山腰，没有路过去，祖父只好先砍掉荆棘，开辟一条小路。即使有了路，一开始还是要先下到山涧里去，攀上几块湿滑的大青石，才能来到山溪的对面，踏上那条新开辟的小路。

那个春天，祖父将近七十岁，头发已经被岁月的风霜浸染成了雪白的梨花。他用爬满青筋的手臂挥舞着铁镐，挖土、挑沟，红薯地在他的汗水里现了身。祖父把红薯秧一棵棵种在地里，又从山涧

里挑来几桶水。红薯并不娇贵，浇了水就能活。祖父笑嘻嘻地看着种好的秧苗，脸上的沟壑都在快乐地跳动。就这样，祖父在一片质疑声中，硬是开垦了一块生机勃勃的红薯地。

红薯长势越来越好，祖父也越来越忙碌。祖父给红薯打顶、翻秧，让它不至于疯长。夏季雨水多，祖父还得经常去提秧，以免藤蔓过度生根。在生机勃勃的夏天，不单是红薯，所有的植物都在拼命生长。通往地里的小路三天不走，就被牵牛花和野豆秧封锁了，有时还被大花蜘蛛结的巨网拦住去路，因而祖父去红薯地时，总要挥舞着镰刀开路。

每次从地里回来，祖父手上总抓着一大把鲜嫩的红薯叶，因为叶子过多会大量消耗养分。刚摘下来的红薯叶是难得的绿色美食，只需油简单翻炒，就是一道健康美味的农家菜；要是裹上面粉蒸一蒸，拌上蒜泥、香油，味道更诱人。

随着天气越来越凉，收获的日子越来越近。往往在掰玉米之前，祖父就背着铁镐来到红薯地里。他先把红薯秧一垄一垄地翻过来，然后瞅准位置，一铁镐下去，几个红艳艳、胖嘟嘟的大红薯就出土了。“今年的红薯真排场。”祖父喜上眉梢，干得更起劲儿了。

刨红薯的活儿祖父从不让我干，因为如果下锄的位置不对，就会把好好的

红薯刨烂。他给我的任务就是乖乖地跟在后面，保持安全距离，把刨出来的红薯拾到箩筐里。祖父休息的时候，我也可以玩会儿。红薯秧翻起来的时候，有许多蚂蚱、蟋蟀四散逃窜，我就捉，用狗尾草穿成一串，祖父便抓一把干草给我烤了吃，这烤串虽然原始且不加任何作料，可味道闻着、吃着都挺香。我还会用红薯叶的梗制作项链，给自己戴上，也给祖父戴上。

祖父刨完红薯后，便将地里的红薯秧用木叉挑到地边。山里的野兔会来吃的，因为它们早就光顾过了，地里还有许多一粒粒、一堆堆的兔子屎呢。

我有时会指着对面的坡地问祖父：“那块地也可以种红薯吗？”“那地方不行，种几棵栗树还差不多。”“那里呢？还有下面的洼地。”“那里只能种杨树，下面的洼地嘛，倒可以种芋头。”可见，这山里的沟沟坎坎，能种什么，适合种什么，祖父心里明白着呢。

祖父挑完红薯秧，就会坐在地头的结巴草上抽一袋烟。这时候，就轮到刨红薯了。因为地里可能还遗留着一些红薯，我可不愿它们被遗弃在这里。我费力地在祖父刨过的地方寻找着，还是能刨出一些细小如手指的红薯的，偶尔也有大些的，便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战利品向祖父炫耀。祖父便说：“怎么会留个这么大的？我得再好好刨。”说着就要起身，我哪里肯交出铁镐，非得

把整块地检查完不可。

祖父看我满头大汗，便说，留几个红薯在土里也好，兔子、獾子会把它们挖出来的。兔子、獾子的鼻子灵得很，这红薯地就在它们的地盘上，总得给它们进点儿贡吧。我这才扔下铁镐，躺在地边的结巴草上喘气，眼里的天空蓝得真叫人喜欢，云朵洁白如雪。

收获的红薯被祖父一筐一筐地挑回家。大的可以擦成红薯干，能存放很久，一年四季都能煮粥；也会选出一部分红薯藏到红薯窖里，过年时蒸年糕或者炸甜红薯片时用。至于小的，就没有存放的必要了，或蒸或烤，都很香甜，哪怕是烧火时直接扔到火塘里烧，也能激发出红薯的美味。

接下来的几年，勤劳的祖父让这块红薯地每年都大丰收。直到有一年，祖父病倒了，再也不能穿过坎坷的小路走到红薯地里去了。红薯地从此荒废了，那条小路也重新爬满了牵牛花和野豆秧，大花蜘蛛又重新结起了拦路的巨网。

祖父想把自己种在红薯地里，可他并不知道，因为前往红薯地的路太难走，最终去了另一处有大路的山坡，与红薯地隔着一道岭、两条沟呢。

又到了红薯大量上市的时节，我买了一小袋。祖父要是还健在，我想他一定会说：“这红薯真比不上咱自己种的。”②

葫芦

□ 吴群

早晨上班要途经一个路边摊，摊主多是附近的农人赶早来的，采摘的菜很新鲜，捎带着菜园子特有的泥土味，叶片上多半还残留着露水珠，视觉上很亲切。在一小堆一小堆的菠菜、蒜苗、芹菜、番茄中间，竟意外发现了一对小葫芦，带着卷曲的一段把，上尖下圆，白绿相间。手指轻轻一掐，很嫩的感觉就出来了，当即决定买下尝尝鲜。

老家也种葫芦。老家种的葫芦不是电影电视里那些侠义之士身上背的，用来盛放烈酒的“8”字形的大葫芦，也不同于小巧玲珑的可以在上面刻画题诗的亚葫芦，更像一只变形的大鸭梨，矮矮胖胖。葫芦一般点在墙边空地里，任由它们伏地蔓延或者沿着墙体、枝杈向上攀爬。一到夏季，葫芦秧子相互交错纠缠在一起，因为怕浓荫深处有蛇或其他咬人的小动物，摘取时就要用小树枝拨开浓密的叶茎，仔细搜寻，那些身上披着浅浅一层绒毛的小葫芦就呈现在眼前。当然爬到墙上的就好摘取了，它们早就从秧子深处探出身来，风一吹过，茎蔓直往下晃悠，底下一定坠着一只大葫芦。

记忆里，葫芦首先是作为蔬菜食用的。奶奶可以把它配上青红椒清炒，颜色搭配鲜艳，很惹眼；还可以切成细丝拌上面粉做成煎葫芦，金黄金黄的色泽，对味蕾是一种诱惑；遇到改善生活，奶奶会拿它和五花肉一块炖，经过一段时间文火慢炖，较好地吸收了猪油的香味，就上一碗米饭，吃起来香喷喷中带着丝丝青青的微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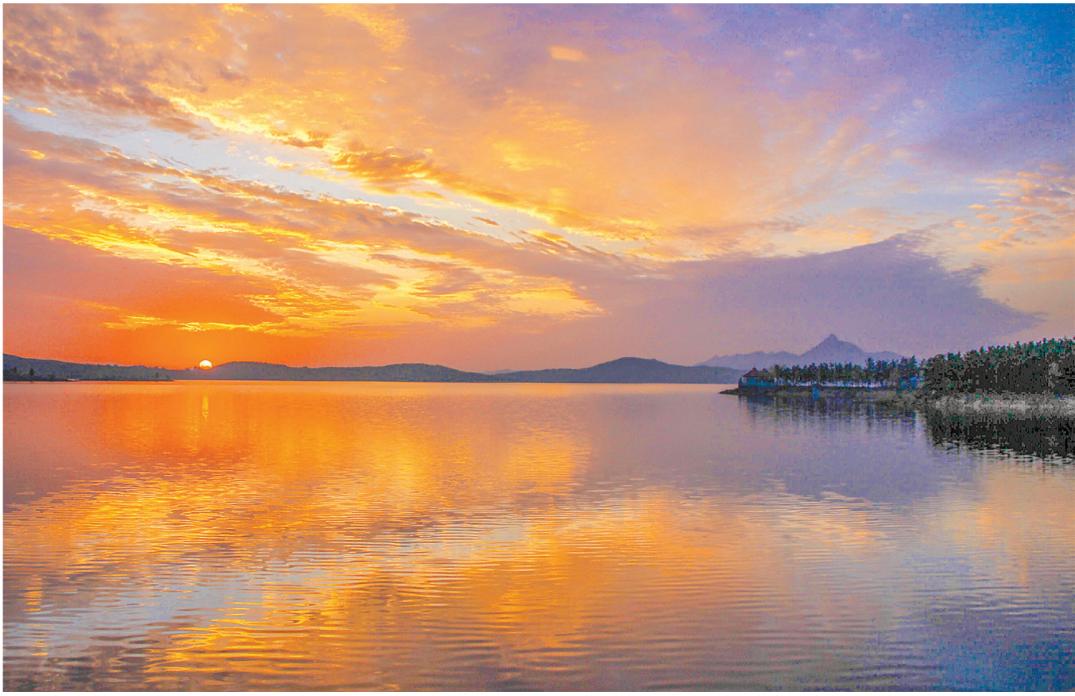
葫芦不只是一可以吃，每年奶奶总会在秧子上留下几个体型大的葫芦，待绒毛褪尽、斑纹渐浅长老后，放日头下暴晒几天，当手指敲起来发出当当的声音时，就可以从中间锯开，一分为

二，掏出里面残存的干核，做成两个瓢，可以舀水，可以挖米面，一物两用，甚是招人喜爱。

在塑料和铁制的瓢还没流行的年代，葫芦瓢的用处很大：舀水、盛面、从粮食缸里挖粮食，是得心应手的好家伙。那时候还有少数人家用的是铁或铝制的厚重的水瓢，多半是家底厚的人家。后来塑料产品大规模成为替代品，家家户户的水缸里、布袋里便五颜六色起来，塑料瓢比葫芦瓢结实耐用又方便，这是后话。当时许多人家还是选择葫芦做瓢子，究其原因不用花钱，而且每家都有好几个，专物专用，避免交叉使用玷污了水或米面。每到秋末冬初，会做木匠活的爷爷刚把瓢做好，就有三三两两的邻居上门讨要。爷爷是个豪爽的人，不管是远客还是近邻，有人登门一律烟茶招待，碰见个对脾气的，中午还得让奶奶炒上两个菜，两人喝上半斤。客人酒足饭饱后，还不忘把葫芦瓢紧抱在怀里，一边说着感激的客套话，一边翘翘地走出门。客人走后，奶奶免不了数落爷爷几句，往往说不上两句，耳边早已鼾声如雷。

在老家有很多与葫芦扯上的俗语，比如把不爱说话的人叫作“闷葫芦”，把做事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叫作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，把卖关子换成“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”……

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科技的发展，葫芦做的瓢渐渐没有了用武之地。人们再种葫芦，也只是作为蔬菜。每每回乡下乡望见墙头上带着绒毛、发着白光的葫芦，我就想起小时候爷爷带我剃光头的情景：小伙伴喊我“光瓢”，我气得泪流满面，跑回家用帽子盖住头，再也不敢剃光头了。再瞅瞅眼前的葫芦，我不禁哑然失笑，他们的比喻还真是活灵活现。③



竹影摄

霞光满天红似火

青苔从树上剥落

□ 马雪媛

苔生，生于屋角、残垣、石缝。小小的青苔，从不与繁花争妩媚春光，日月短长，只是沉默地生长在潮湿阴暗的地方，悄然装饰出一片翠绿的角落，黍米般的苔花，发丝般的苔叶，即使渺小，也在演绎着生命的宏大悲壮。

我曾猜想，多雨的江南是青苔的故乡。在戴望舒的那条雨巷里，当那个丁香一般温婉的女子撑伞走过时，苔就长在雨巷的老屋角，它也和诗人一样，痴痴凝望着。湿漉漉的春雨打湿小巷里的青石板，青苔从石板的边缘挤出来，一簇簇青绿，静静聆听着雨打石板的淅沥声。这时，苔的心事大约和温婉多情的江南女子的心事是相似的，无边丝雨细如愁，只是因为这薄若轻纱的帘幕，使一切都迷蒙了，连同少女和苔的心事。青苔多美啊！

青苔的美，美得很不起眼，它心甘情愿愿作为点缀之物。春来光景好，茶山上游人如织，抬眼望去，重重叠叠翠绿的茶树拾级而上，逼仄的山路边，长着几棵淡粉色的樱花树，在春风中搔首弄姿，吸引着游人的目光。但是在背光的角落里，在不起眼的乱石丛中，还生长着许多青苔，它们正辛勤耕耘出一片绿绿的生机，可惜无人会在意。茶山踏春

人们，醉心于迷人的春光，忘记留心脚下的路，冷不丁滑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，是踩在了青苔上，便愤愤道：“哎哟，这青苔，真讨厌。”听到这话，青苔会委屈吗？我想青苔是不会委屈的，它自觉退到最不起眼的地方，捧出那一抹绿意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也不是为了谄媚谁，只是因为不愿辜负这大好春光。“应怜屐齿印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。”诗人赏春访友，敲门却无人应，他却不恼，大概主人是怕我踩坏他园中小径上的青苔，才没来开门吧！青苔啊，你只管悄悄生长吧，你的谦卑忍让总会有人懂，你的美也总会有人怜惜。

青苔的另一个名字叫作苔衣。苔衣，初次看到这个名字，我是疑惑的，实在想象不出青苔和衣服有什么关系，直到在苏堤上看到满树青苔，才会体会到这个名字的绝妙之处。绿茸茸的青苔，从上至下，布满树身，可不就是给树穿上了衣服吗？在江南烟雨的滋润下，它的颜色显得更加苍翠，那或浓或淡、明暗交替的是百褶裙，层层重叠的是蛋糕裙，从上至下蔓延到根的，是曳地长裙……更加绝妙的是，各式各样的苔纹，就像在衣服上绣了各式各样的花纹，凤鸟纹、曲水纹、蕉叶纹……花纹和整件衣服的搭配浑然一体。如此一来，苏堤上

的依依垂柳，仿佛都变成了身着仙女的仙女。

从沥沥春雨开始，江南的梅雨季是青苔最后的灿烂时光。当盛夏来临，骄阳似火，在热烈的暑气中，草木愈加葱茏，但这份暑热对青苔来说却是致命的。青苔变得干枯、焦黄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生机，开始大块大块地从树上剥落。青苔从树上剥落，是痛苦的，但绝不拖泥带水。它带着果决和勇气，淡然奔赴自己的结局。

我不禁开始对这小小的青苔肃然起敬了。

两年前，我住在龙山河附近，钱塘之水“自龙山河涌入凤山水门”，曲折的龙山河上建着许多古朴的石桥。每逢雨季来临，桥身的石板上都生满青苔，远远望去，绿意盈盈，煞是可爱。我们在河边散步时，喜欢观察这些青苔，它们或浓或淡，重重叠叠，点染出一幅绝妙的山水画。某日在看青苔时，偶然发现一块石板上有一圈圈的裂纹，如同大树的年轮，柔软的青苔从这些裂纹中生长出来，仿佛在试图为石板抚平伤痕。我的内心顿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，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出现在我脑海里。或许这亘古不变的头，这春生秋没的青苔，也有年岁吧。

父亲的叮咛

□ 陈健

在我眼里，父亲是一位非常严厉的长者。我们兄弟姊妹五个都很敬畏他。

孩童时期，嘴馋，有次偷了邻居一棵甘蔗，父亲发现后罚我跪了半夜，并要求我写下保证书，方才放过我。自那次“偷事”发生之后，我就时时提醒自己要做手脚干净的人，因为背后有父亲那双眼睛在盯着我。

我是靠自学踏入社会、走上工作岗位的。受当时社会上一些人的影响，也曾想过巴结领导找关系走捷径。但是家里太穷，我曾经为此苦恼过、抱怨过，一连几天没有和父亲说话，认为他很无能、很迂腐。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，可能是白天淋雨受凉了，夜里我发起高烧，父亲坐在床边，守护着我。我心里一直窝火，面朝里面，不想理父亲。好久，父亲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地开导我：“儿啊，记着你是农民的孩子。咱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一定要‘穿钉鞋、走泥路’啊，只有自己本事练扎实了，才能在社会上立住脚……”

听着他的肺腑之言，我没有再说什么。此后，我更加发奋努力，工作上兢兢业业，连续多年都受到上级的表彰。

突出的工作成绩，得到领导的高度认可。那年初秋，我这个13年的临时工彻底转正了。此后，经过不懈的

努力，我获得了本科文凭，不久转为了国家干部。当我把这一喜讯告诉父亲时，没有得到他老人家过多的夸奖，而是言语恳切地对我说：“儿啊，不要忘了咱是农民的孩子，尾巴啥时候都不能翘，要把姿态放低一些，做人也好、当干部也好，一定要走得正、行得端，堂堂正正。”父亲的话犹如悬耳之钟，又是重重一敲。此后的日子里，我把过多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，工作上也勤勤恳恳，有时在自身存在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想办法克服，以实干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曾有一段时间，看着别人喝酒打牌潇洒自在，而自己身在陋室，潜心于文字材料，心理上产生了抱怨，失去了平衡。那天父亲打电话，我一股脑地向他倾诉。父亲静静地听我说完，启发我：“多干活儿没啥，人只有病死的，哪有累死的。咱不要总是看着别人，要管好自己，别让人家背后戳脊梁骨。要对得起良心，千万别忘了咱是农民的孩子……”

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个八十挂零儿、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民。每每听着父亲的话，我的心里总有一种刺痛；每每想起父亲的话，我又不由得产生一种敬佩；每每品味父亲的话，总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。③

冬晨（外一首）

□ 石看祥

车辆驶出黑暗
灯光让步履于晨光

每一阵风吹过
都有枯叶飘落

光秃秃的树上
玄鸟开始预言

霜上的脚印
闪烁着光芒

早起的人
既有感慨，又有感伤

冷月光

月光覆盖田野
但已经远离了村庄

它挂在屋檐上
整个院子，一片明亮

一片阴暗
空气很冷，月光很凉

深夜徘徊的人
肩上落满霜
谁家的猫打翻了垃圾桶
又把自己吓跑了

此时，那片阴暗已经变成明亮③2